



## 陳錫如的澎湖地景詩——一個文化地理學的觀點

葉連鵬

彰化師範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 摘要

陳錫如（1866~1928），名鍾靈，一名天賜，號紫髯翁，別號近市居士。澎湖馬公人。日治時期於澎湖、高雄兩地設帳授徒，在漢學推廣、詩社創立及女學提倡上頗多貢獻，著有《留鴻軒詩文集》。陳錫如處在擊鉢吟詩盛行的年代，其詩集中以詠史與詠物詩占較大比例，這是當時詩人普遍的創作傾向，陳錫如也不例外，他的澎湖地景書寫雖不多，但反而有頗多可觀之處，例如他的「小八景」系列詩作，所擇取的地景有別於前人所選，頗有開創之功與推廣之效。本論文將以文化地理學角度，深入分析陳錫如的澎湖地景詩，探討其地方意識以及作品背後的文化涵義。

**關鍵詞：**陳錫如、澎湖、地景詩、文化地理學、地方感



## Chen Xi Ru Penghu landscape poetry — a cultural geography perspective

Yeh Lien-Peng

### Abstract

Chen Xi Ru (1866 - 1928) was born in Penghu Magong, established private school in Penghu and Kaohsiung in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His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promotion of Sinology, founded Poetry Society and promote female school, representative works was "Anthology of Liu-hong-xuan". In the era of popular mortar strike poetry, his history pomes and chanting poems accounted for a large proportion of his anthology poems, which was also the poet of universal creative tendencies; Chen Xi Ru is no exception. Chen Xi Ru Wrote Penghu landscape not much, but instead there are a lot of impressive place, such as his "Little Eight landscape" series of poems that choose to take the landscape is different from the previous selection, creating quite the contribution and promotion of efficiency. The papers will be cultural geography perspective to analyze the Penghu landscape poetry to explore their sense of place and cultural meaning behind the work.

**Keywords:** Chen Xi Ru, Penghu, landscape poetry, cultural geography, Sense of Place



## 一、前言

陳錫如（1866～1928），名鍾靈，一名天賜，字錫如，號紫髯翁，別號近市居士，以字行<sup>1</sup>，澎湖馬公人，為日治時期重要詩人、塾師，並參與創立多所詩社，例如西瀛吟社、旗津吟社、蓮社、小瀛吟社、苓洲吟社等，在漢學推廣、詩社創立及女學提倡上頗多貢獻，著有《留鴻軒詩文集》<sup>2</sup>。

戰後，由於臺灣歷史、文化不被重視，加上老成凋零，陳錫如其人漸不為世人所知，其作則有失傳之危機，1990年代當我從事澎湖文學研究時，曾遍尋《留鴻軒詩文集》而不可得，直到2001年，胡巨川在臺北的骨董店購得此書上下兩冊，才解決此作佚失之危機，但一般大眾仍無緣目睹。2009年，龍文出版社重新出版《留鴻軒詩文集》，陳錫如作品才得以廣為流傳，而關於他的研究成果也才逐漸豐碩起來。目前為止，專論陳錫如的期刊論文共有6篇<sup>3</sup>，其中胡巨川就占有4篇，分別為：〈陳錫如的澎湖詩文〉<sup>4</sup>、〈陳錫如與其《留鴻軒詩文集》〉

---

<sup>1</sup> 關於陳錫如的名與字，目前有不同說法，張默予編撰的《澎湖縣誌·人物志》、王玉輝〈日據時期高雄市詩社和詩人之研究—以旗津吟社為例〉、龍文版的《留鴻軒詩文集》和陳柚均〈陳錫如及其作品研究〉皆稱陳錫如字鍾靈。胡巨川則從曾笑雲編《東寧擊鉢吟前集》的作者姓名錄判斷陳錫如本名為陳天賜，錫如為其字。筆者從兩篇資料判定陳錫如名「鍾靈」，「錫如」為他的字，其一為蔡旨禪為《留鴻軒詩文集》寫的序中稱「吾師紫髯翁，諱鍾靈，字錫如，別號近世居士。」其二為《苓洲吟社徵詩初集》附錄的〈陳錫如先生弔詩詞集〉中由陳梅峯所撰寫的〈行錄〉說：「太學生陳公諱鍾靈，錫如其字……別號近世居士。」一個是他親近的愛徒，一個是他的老友，一篇是刊載在他生前唯一出版的著作，一篇是刊在悼念他過世的專集，因此筆者認為可信度極高，陳錫如名鍾靈字錫如應無誤。

<sup>2</sup> 陳錫如的作品本無出版計畫，他的弟子們覺得可惜，於是促成《留鴻軒詩文集》的出版，並由蔡旨禪、蔡雲錦、蔡月華等女弟子負責編輯籌劃，於1927年出版，為陳錫如留存下他的著作。

<sup>3</sup> 參見國家圖書館期刊文獻資訊網，網址為 <http://readopac.ncl.edu.tw/nclJournal/>。瀏覽日期2015年4月11日。

<sup>4</sup> 《碇碇石》第25期，2001年12月，頁70-82。



<sup>5</sup>、〈陳錫如的從軍詩史〉<sup>6</sup>、〈陳錫如之逝世與弔輓〉<sup>7</sup>，另外 2 篇則是林明璋所撰寫，分別為：〈《留鴻軒詩文集》中的地景描寫：苓洲與旗山〉<sup>8</sup>、〈澎湖宿儒陳錫如的志業〉<sup>9</sup>。學位論文部分，專論陳錫如的論文有陳柚均〈陳錫如及其作品研究〉<sup>10</sup>，主要章節為「陳錫如生平及其文學活動」、「陳錫如的書寫活動及其作品概述」、「陳錫如漢詩內容意涵探析」、「陳錫如漢語文言散文內容探析」，這是目前為止針對陳錫如其人其作最為完整的研究。除了專論作品外，彭瑞金<sup>11</sup>、王玉輝<sup>12</sup>、陳愨汎<sup>13</sup>、劉萱萱<sup>14</sup>都曾在他們的著作和學術論文中做過陳錫如的研究，以臺灣古典詩文的研究概況而言，針對陳錫如的研究成果已算是相當豐碩，至於陳錫如的澎湖地景書寫，胡巨川、陳柚均、劉萱萱都曾討論過，是本文的重要參考依據。學術是在前人的基礎上不斷往前邁進，除了隨著相關史料陸續出土，更新錯誤資訊之外，本文想從不同角度來觀察陳錫如的澎湖地景詩，企圖從文化地理學<sup>15</sup>角度來觀察陳錫如的作品，探討其地方意識的形成，以及作品背後的文化涵義。

---

<sup>5</sup> 此篇論文先發表於《南臺文化》第 4 期，2001 年 12 月，頁 31-41。再發表於《碇石》第 45 期，2006 年 12 月，頁 71-88。

<sup>6</sup> 《碇石》第 34 期，2004 年 3 月，頁 50-59。

<sup>7</sup> 《碇石》第 59 期，2010 年 6 月，頁 28-50。

<sup>8</sup> 《環境與世界》第 19 期，2009 年 6 月，頁 37-63。

<sup>9</sup> 《高雄文獻》3 卷 2 期，2013 年 6 月，頁 69-97。

<sup>10</sup> 靜宜大學台灣文學系碩士論文，2012 年 7 月。

<sup>11</sup> 彭瑞金：《高雄市文學史—古典篇》，高雄市：高雄市文獻委員會，2007 年 12 月。

<sup>12</sup> 王玉輝：〈日據時期高雄市詩社和詩人之研究—以旗津吟社為例〉，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年。

<sup>13</sup> 陳愨汎：〈澎湖古典詩研究〉，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研究所博士論文，2012 年 2 月。

<sup>14</sup> 劉萱萱：〈台灣古典詩中澎湖的海洋與自然書寫—從清領到日治時期（下）〉，《碇石》第 76 期，2014 年 9 月，頁 61-80。

<sup>15</sup> 所謂文化地理學是指從人類文化的空間組合的角度，解釋各種文化要素如何使不同地區具有各種區域特徵，主旨是研究人類不同社會集團的地域特徵及其與環境的關係。



## 二、關於地景與地景書寫

何謂地景 (landscape) ? 地景就是景觀, 指山川土地的環境外觀, 我們可以將地景粗分為自然地景與人文地景, 所以人為的建築物也是地景的一部分。Mike Crang 在《文化地理學》中說:「地景首先暗含了自古至今對大地的集體塑造。地景並非個人資產; 地景反映了某個社會—文化—的信仰、實踐和技術。地景就像文化一樣, 反映出這些元素的匯集, 因為文化也不是個體資產, 而且只能夠在社會中存在。」<sup>16</sup>地景與文化的關係密切, 因為地景之所以產生意義, 與人的活動和思維有關, 所以, 藉由地景的研究與觀察, 可判讀該區域的歷史和文化發展, Mike Crang 說:「我們把地景視為一套表意系統 (signifying system), 顯示社會據以組織的價值。據此, 地景可以解讀為文本 (text), 闡述著人群的信念。地景的塑造被視為表達了社會的意識型態, 然後意識型態又因地景的支持而不朽。」<sup>17</sup>在文化研究中, 早就不再固守傳統書面資料, 文本多元化已經是一種趨勢, 地景作為一種文本, 可幫助吾人從事文化研究工作。

所謂「地景書寫」, 簡單的說就是以文字對某特定地景的描述, 包括風土景觀及其歷史。台灣的地景書寫, 其實很早就已出現, 例如郁永河《裨海紀遊》就記錄不少台灣風土民情, 此後臺灣文學作品並不缺少針對某地景的描述, 例如 1960、1970 年代的鄉土文學作品就可找到不少地景書寫, 只是由於當時區域文學研究風氣尚未形成, 並未特別強調, 解嚴後隨著本土化風潮越來越興盛, 由於身分認同與地方感的形成, 地景書寫也就越來越普遍, 反過來說, 地景書

---

<sup>16</sup> Mike Crang 著; 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文化地理學》(臺北: 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 9 月), 頁 18。

<sup>17</sup> Mike Crang 著; 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文化地理學》(臺北: 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 9 月), 頁 35。



寫也加強了人們的地方感，兩者相輔相成。地景書寫不限於在地人所創作，但在地作家的地景書寫，往往帶有特殊情感，此情感源自於作家對此地景的真實生活經驗，更容易引起在地人的共鳴。

2008 年，由文建會策畫主辦、聯合文學出版社編輯製作的《閱讀文學地景·新詩卷》、《閱讀文學地景·散文卷》、《閱讀文學地景·小說卷上》、《閱讀文學地景·小說卷下》四大冊出版，以縣市為單位選錄相關著作，共二百多篇作品，對帶動地景書寫風氣有不小貢獻。而各縣市政府主辦的文學獎，為了擴大參與者，多已開放全國民眾參與競逐，因應這個趨勢，又為了保存「區域」特色，這些文學獎主辦單位，多會在參賽條件上限制投稿者要以該「區域」為描寫對象，如此更造就地景書寫的普遍流行。

### 三、陳錫如的澎湖地景書寫——八景系列地景詩

陳錫如的作品主要收錄在《留鴻軒詩文集》中，綜觀此書，共分三卷，上卷和中卷皆為文，主要是一些論說文、書序等；下卷為詩，以詠史、詠物等擊鉢詩居多，另也有一些與朋友唱酬的詩作和地景詩<sup>18</sup>。在地景書寫方面，陳錫如的作品主要分成三個地點，一是澎湖，二是旗津、三是中國。在澎湖地景方面，陳錫如主要以詩的形式呈現，因此本論文就以地景詩為討論對象。

陳錫如以澎湖地景為描寫對象的詩作，總共有 17 題 19 首詩，分別為〈集澎山小八景〉、〈奎壁山晚眺—集澎湖大八景〉、〈擬修登瀛樓〉、〈吉貝燈樓〉、〈公園曉望〉、〈青螺泉穴〉、〈風櫃飛濤〉、〈烏埃潮聲〉、〈紅埕城迹〉、〈小池文石〉、

<sup>18</sup> 此處擊鉢詩、唱酬詩和地景詩的分類只是取其概略，並非嚴謹的分類，擊鉢詩泛指以擊鉢吟形式創作的作品，當年擊鉢吟常以詠史、詠物為主，故此處暫以擊鉢詩稱之，事實上有些地景詩也屬擊鉢吟方式寫成。



〈大嶼異花〉、〈通梁榕徑〉、〈八罩洞山〉、〈文石書院雅集〉2首、〈紅毛城懷古〉2首、〈春日遊公園〉、〈秋日登瀛樓晚眺〉等。這些詩作中，以直接標明跟八景詩有關的作品居多，共佔10首，分列如下：

〈集澎山小八景〉

青螺泉穴海中流，風櫃飛濤刻不休。烏崁潮聲聞遠近，紅埕城跡認門樓。  
小池文石精華著，大嶼異花景色幽。八罩洞山今宛在，通梁榕徑百餘秋。<sup>19</sup>

〈奎壁山晚眺—集澎湖大八景〉

奎壁聯輝地勢崑，登臨晚眺異天台。香爐起霧暮烟捲，西嶼落霞夕照催。  
漁火案山看散去，樵歌太武聽歸來。澄淵虎井深深見，鼓浪龍門亦壯哉。<sup>20</sup>

〈青螺泉穴〉

青色巔巒翠古今，螺峯樹密遍濃陰。泉聲微緩潮聲急，穴隙備聞山水音。<sup>21</sup>

〈風櫃飛濤〉

風狂雨暴捲蓑衣，櫃石烟波釣客稀。飛浪迷空潮水急，濤翻漁父晚來歸。<sup>22</sup>

〈烏崁潮聲〉

烏啼月落現明星，崁壁巉巖認影形。潮汐來時常夜半，聲聲澎湃夢魂醒。<sup>23</sup>

〈紅埕城迹〉

紅髮荷蘭拓地來，埕途平坦舊時開。城樓雉堞今何在？迹址僅留石幾堆。<sup>24</sup>

<sup>19</sup> 陳錫如：《留鴻軒詩文集》（臺北縣：龍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3月），頁197。

<sup>20</sup> 陳錫如：《留鴻軒詩文集》（臺北縣：龍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3月），頁197。

<sup>21</sup> 陳錫如：《留鴻軒詩文集》（臺北縣：龍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3月），頁228。

<sup>22</sup> 陳錫如：《留鴻軒詩文集》（臺北縣：龍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3月），頁228。

<sup>23</sup> 陳錫如：《留鴻軒詩文集》（臺北縣：龍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3月），頁228。



〈小池文石〉

小小山原突壹巔，池塘青草滿荒烟。文光射斗物華著，石窟秘藏洩早年。<sup>25</sup>

〈大嶼異花〉

大塊化工似有私，嶼中景物獨稱奇。異卉七株經百歲，花名莫辨古今疑。<sup>26</sup>

〈通梁榕徑〉

通徹星橋架海濱，梁津日渡幾何人？榕根盤節蒼霜古。徑入中林絕點塵。<sup>27</sup>

〈八罩洞山〉

八景天然不點粧，罩迷烟霧色蒼茫。洞觀曉日騰雲起，山水畫圖壹紙張。<sup>28</sup>

八景詩的創作由來已久，台灣八景詩的選定與八景詩創作，目前可見之文獻始於康熙 35 年高拱乾編撰之《臺灣府志》<sup>29</sup>，此後即有不少八景詩（也有稱之為六景的作品）的創作收錄在相關志書和文獻中<sup>30</sup>，這些台灣八景中，與澎湖有關的景色為西嶼落霞和金雞曉霞。澎湖本地的八景詩創作，始於嘉慶年間呂成家的〈澎湖八景〉，其詩曰：

天台盛景足凝眸，奎壁聯輝接斗牛。霧起香爐迷古渡，霞飛西嶼燦芳洲。

<sup>24</sup> 陳錫如：《留鴻軒詩文集》（臺北縣：龍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09 年 3 月），頁 228。

<sup>25</sup> 陳錫如：《留鴻軒詩文集》（臺北縣：龍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09 年 3 月），頁 228。

<sup>26</sup> 陳錫如：《留鴻軒詩文集》（臺北縣：龍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09 年 3 月），頁 228。

<sup>27</sup> 陳錫如：《留鴻軒詩文集》（臺北縣：龍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09 年 3 月），頁 228-229。

<sup>28</sup> 陳錫如：《留鴻軒詩文集》（臺北縣：龍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09 年 3 月），頁 229。

<sup>29</sup> 劉萱萱：〈台灣古典詩中澎湖的海洋與自然書寫—從清領到日治時期（下）〉，《碯碯石》第 76 期，2014 年 9 月，頁 61。

<sup>30</sup> 關於八景地點和作品，可參見劉麗卿：《清代臺灣八景與八景詩》（台北市：文津出版社，2002 年 4 月）。



龍門浪湧蛟宮幻，虎井淵澄蜃室浮。夜靜案山漁火近，更聞太武白雲謳。<sup>31</sup>

呂成家除了這首詩外，並針對此八個地景各寫一首七言律詩，分別為〈龍門鼓浪〉、〈虎井澄淵〉、〈香爐起霧〉、〈奎壁聯輝〉、〈太武樵歌〉、〈案山漁火〉、〈天台遠眺〉、〈西嶼落霞〉。這八景後來也有許多詩人進行描繪，似乎成為公認的八景，也是陳錫如詩中所謂的澎湖大八景，「奎壁」是指湖西鄉北寮村之奎壁山，由於奎壁山附近島嶼星羅密布，有番黍仔尾嶼、赤嶼、番仔石、大小雞善嶼、錠鈎嶼等，所以奎壁聯輝可解為「奎、壁二星及附近群星交相輝映」<sup>32</sup>。現在的奎壁山是澎湖著名的觀光旅遊景點，退潮時可步行至赤嶼，是踏浪的好去處。「天台」是指望安鄉水垵村西南方的天台山，天台山是望安島的最高點，雖然高度僅 53 公尺，但登上山頂遠望，視野良好，還有一望無垠的草原，和傳說中的「仙腳印」，至今仍是望安島著名的觀光景點。<sup>33</sup>「香爐」是指湖西鄉尖山村外海的香爐嶼，香爐嶼形似香爐，夏季的清晨起霧時，香爐嶼若隱若現，有如海上之蓬萊仙島，引人遐想。「西嶼」是指西嶼鄉，西嶼鄉位於澎湖本島的西邊，故稱西嶼，一名漁翁島。在西嶼西邊往西望去並無島嶼遮擋，因此是個適合觀賞落日之處，自古以來即是勝境，不僅是澎湖八景，也是台郡八景之一。「案山」是指馬公市案山里，日治時期以前，案山居民主要居住於案山島（海灣中的突出半島，又稱測天島），先民以捕魚為業，加上該島沿海避風，又盛產丁香及鱈仔魚，一年四季漁船都能出海作業，晚上「案山仔社」沿海漁火點點，是當時一大特色。後來日本人將此處闢為軍港，居民遷移至他處。戰後，測天島依然

<sup>31</sup> 蔣鏞：《澎湖續編》（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年 6 月），頁 112。

<sup>32</sup> 施添福總編纂：《臺灣地名辭書卷六澎湖縣》（南投：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2 年 6 月），頁 192。

<sup>33</sup> 施添福總編纂：《臺灣地名辭書卷六澎湖縣》（南投：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2 年 6 月），頁 409。



是重要的海軍基地，名作家劉克襄曾在此地服役，「案山漁火」則早已成消失的景點。「太武」是指湖西鄉西溪村的太武山，太武山目前是軍事營區所在，「太武樵歌」跟案山漁火一樣也是個不復存在的景點，倒是太武山南側的太武村，是作家歐銀釧的出生地，因此她有不少關於太武村的地景書寫，值得後續觀察。

「虎井」是指馬公市離島虎井嶼，虎井嶼四周多為玄武岩海崖圍繞，尤其東西兩端特別雄偉，在沒有汙染的情況下，由其突端高處俯視附近清澈海水，像是澄澈的深淵，故有虎井澄淵之名。<sup>34</sup>「龍門」是指湖西鄉龍門村，龍門村位於澎湖本島的東北角，東面及南邊面臨廣大海域，是一處天然的港灣，村內有龍門港，有當地耆老表示，龍門港乃是「浪悶港」轉音而來<sup>35</sup>，可見其浪聲頗為著名。小說家呂則之就是龍門村人，他有許多小說是以龍門村為背景，所以龍門也是重要的文學地景。陳錫如的詩雖以奎壁山晚眺為名，事實上描述的是呂成家所談的八景。

由於大八景的部分是沿襲舊人而來，比較沒有新意，陳錫如也只寫了一首詩，他把心力放在所謂的「小八景」上<sup>36</sup>，他的小八景包含「青螺泉穴」、「風櫃飛濤」、「烏崁潮聲」、「紅埕城跡」<sup>37</sup>、「小池文石」、「大嶼異花」、「八罩洞山」、「通梁榕徑」，這是陳錫如獨創的地景書寫，比起大八景更令筆者重視，就現有的資料來看，並無法判斷陳錫如為何選定這八景，除了陳錫如外，當時也無人

<sup>34</sup> 施添福總編纂：《臺灣地名辭書卷六澎湖縣》（南投：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2年6月），頁172。

<sup>35</sup> 施添福總編纂：《臺灣地名辭書卷六澎湖縣》（南投：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2年6月），頁261-262。

<sup>36</sup> 陳錫如除了〈集澎山小八景〉外，另有一組詩以〈澎湖小八景—藏頭絕句八首〉為詩的總名，這八首絕句各有題目，因此也可視為獨立的八首詩。此系列詩刊載於《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1年2月4日。

<sup>37</sup> 《留鴻軒詩文集》中〈集澎山小八景〉一詩標為「紅埕城跡」，另〈紅埕城迹〉一詩則使用「迹」字，「跡」字和「迹」字皆可通，故保留原著原貌，敘述上則以常用字「跡」為主。



跟進描寫這八景，所以可能只是他個人的喜好，儘管如此，透過他的推介，不僅讓澎湖的地景描寫更為豐富，也帶動了部分景點的知名度，現也己成為著名之觀光景點。

「青螺」是指湖西鄉青螺村，村子聚落入口有一鼎臍山（又名羅經山），被視為是青螺村的命名由來<sup>38</sup>；村落北方濱海處有一虎頭山，曾因產煤礦而著名。聚落西、南方有濕地，是澎湖最大的紅樹林濕地，青螺濕地的淡水水源由虎頭山流經青螺聚落南邊的羅經山出海，泥沙逐漸淤積於海邊淺灘，日久形成目前廣闊的海岸濕地。像這樣有「山」<sup>39</sup>有水，風景秀麗的地方，入選八景的確實至名歸。「風櫃」是指馬公市風櫃里，風櫃里位於澎南區，聚落南岸的玄武岩柱狀節理發達，海水長年侵蝕成海蝕洞，只要刮起強風，洞內空氣受到擠壓，就會產生像鼓風爐般的聲響，並由洞口激起壯麗的水柱浪花，因而名之曰風櫃洞。風櫃現在是著名的觀光景點，侯孝賢導演拍攝的電影《風櫃來的人》即是以此地為背景，使風櫃名聲更為響亮。「烏坎」是指馬公市烏坎里，位於馬公機場的南方，是筆者的家鄉。現今的烏坎浪潮聲依舊，可惜景色已遭破壞，《臺灣地名辭書卷六澎湖縣》如此記載：「以往退潮時沙灘沿岸是一大片黑色岩石海坪地，幅員相當大，有『大坪頂』之稱。過去烏坎海岸線相當長，也很美麗，由烏坎頭往上延伸到溝仔尾、蕭瓜，是一整片迷人的金黃色沙灘。後來因為建機場、碼頭、防波堤及設抽沙場等，把整個海岸線破壞得面目全非，沙灘也逐漸萎縮，致完全消失。」<sup>40</sup>這是多麼令人心痛的文獻記載，先母曾告訴筆者，她年幼時，

<sup>38</sup> 「鼎臍山上窄下寬，四季皆青草覆蓋，極類似螺狀（一側看似尖囉，另側看似圓螺）。」參見施添福總編纂：《臺灣地名辭書卷六澎湖縣》（南投：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2年6月），頁199。

<sup>39</sup> 澎湖整體而言地勢平坦，雖有不少號稱「山」的地方，但高度皆在百公尺內，貓嶼海拔79公尺，已經是澎湖最高峰。

<sup>40</sup> 施添福總編纂：《臺灣地名辭書卷六澎湖縣》（南投：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2年6月），頁



沙灘時常可看見綠蠔龜，隨著沙灘的消失，此情此景恐怕永無緣得見了。陳錫如的〈烏坎潮聲〉雖然是針對澎湃的潮聲而選入八景中，但潮聲對四面環海的澎湖來說實在不算特別，到處都有，會入選應該也是因為烏坎曾擁有美麗的海岸線而使其名列其中吧！而現在海岸破碎，遊客不來，「烏坎潮聲」早已不復盛況。「紅埕」指的是今馬公市朝陽里武聖廟一帶，舊稱「紅木埕」或「紅毛城」<sup>41</sup>，是荷蘭人所築的舊城，明天啟四年（1624 年）俞咨皋率明軍自鎮海城推進紅木埕，荷將雷爾生無法抵抗而投降，拆除城牆離去，但仍留有大石城基。<sup>42</sup>陳錫如當時應該是見遺跡而發思古之幽情，除了〈紅埕城迹〉之外，陳錫如還有〈紅毛城懷古〉詩 2 首，這兩首詩應該是因應 1911 年澎湖吟社（西瀛吟社前身）月課所寫，也是憑弔遺跡之作，詩云：

荷蘭拓地據澎湖，壘石周圍築小城。不有延平懲逐去，至今猶戍爪哇兵。

又：

雉堞傾頽舊壘城，遙從稽古記前明。紅夷竊據今安在，惟見道旁幾石橫。<sup>43</sup>

〈紅毛城懷古〉第一首「不有延平懲逐去，至今猶戍爪哇兵」有歷史謬誤問題，因為在澎湖驅逐荷蘭人的人並非鄭成功，而是俞咨皋，且荷蘭人退出澎湖是明天啟四年（1624 年），投降鄭成功，退出臺灣是明永曆 16 年（1662 年），陳錫

---

135。

<sup>41</sup> 荷蘭人在澎湖築的城有兩個，一個位於朝陽里，一個位於風櫃里蛇頭山上，但也有學者認為文獻所稱的紅毛城應指蛇頭山這個，至於朝陽里這個城乃是天啟明城（參見曹永和：〈澎湖之紅毛城與天啟明城〉，《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臺北：聯經出版社，2000 年））。荷蘭人在澎湖築有幾個城可能還有爭議，但陳錫如書寫當時，一般講的紅毛城遺跡是指今朝陽里這個，故本文認定陳錫如所指涉的紅埕或紅毛城是指朝陽里遺跡。

<sup>42</sup> 施添福總編纂：《臺灣地名辭書卷六澎湖縣》（南投：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2 年 6 月），頁 83。

<sup>43</sup> 陳錫如：《留鴻軒詩文集》（臺北縣：龍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09 年 3 月），頁 229。



如應有時間和人物上的錯置。<sup>44</sup>「小池」指的是西嶼鄉小池角，小池角在民國 39 年（1950 年）被一分為二，稱池東村、池西村。早年此地盛產文石，池西村有「文石窟」之地名，可惜現今已挖取幾盡，小池文石只能成為憑弔了，不過現在位於池東村東南隅的大菓葉有非常壯觀的柱狀玄武岩，已成為新興的觀光景點，頗有發展潛力。文石是澎湖的特產，世界上只有少數地區和澎湖產文石，澎湖文石品質尤佳，但文石算是物產，為何會被列入八「景」呢？這或許與「文化」因素有關，乾隆 31 年（1766 年）澎湖通判胡建偉創建書院時，特以文石為名，胡建偉說：「文石者，澎產也。其石五色繽紛，文章炳蔚。石之文何莫非人之文也！因取而名焉。」<sup>45</sup>文石書院是清代培育澎湖本土文人最重要的機構，也是澎湖文風鼎盛的推手，由於有此典故，「文石」對澎湖文人來說，有其重要的象徵意義，這或許是陳錫如特意將「小池文石」列為八景的原因。「大嶼」是七美鄉七美島的舊稱，大嶼異花指七美鄉南港村的觀光勝地「七美人塚」，相傳是明朝時期，有倭寇侵襲本島，到處殺人放火，姦淫擄掠，有七位女子恐遭凌辱，為保存貞節投井自盡，後來井上長出七棵常青樹，存在已經數百年，後人有感於七女貞烈，立石碑刻「七美人塚」做為紀念。「通梁」指的是白沙鄉通梁村，通梁村是跨海大橋的起點，跨海大橋連接白沙島和西嶼島，除此之外，通梁最著名的就是保安宮前的大榕樹，這棵大榕樹，氣根高達九十幾條，蔓延佔地已廣達六百多平方公尺，是澎湖最著名的大樹，也是遊客時常造訪的地方，陳錫如率先將其列為八景之一，證明其眼光。「八罩」指的是望安鄉望安島，望

<sup>44</sup> 關於此點，陳柚均認為「唯一的解釋是，雖然陳錫如理解荷蘭從澎湖的撤兵非為鄭成功所為，但荷蘭人從臺灣整體撤退卻是延平郡王的功勞，詩人認可他的作為，並將澎湖與臺灣視為一體的存在，故在觀賞紅毛城遺址時懷想、感恩的卻是鄭氏對臺灣的功勳，故呈現出這樣的詩作。」參見陳柚均：〈陳錫如及其作品研究〉，靜宜大學台灣文學系碩士論文，2012 年 7 月。頁 119。

<sup>45</sup> 胡建偉：《澎湖紀略·文事紀》（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年 6 月），頁 80。文石書院於乾隆 32 年（1767 年）落成使用。



安有八罩、網垵等舊稱。所謂「洞山」，陳錫如並未明指是哪個洞穴，若以今日較出名的洞穴來看，可能是指西籠洞，不過尚待考證。

陳錫如選錄的小八景，以現在的行政區劃分，屬於馬公市的地景有 3 個（風櫃飛濤、烏坎潮聲、紅埕城迹）；湖西鄉有 1 個（青螺泉穴）；白沙鄉有 1 個（通梁榕徑）；西嶼鄉有 1 個（小池文石）；望安鄉有 1 個（八罩洞山）；七美鄉有 1 個（大嶼異花），景點遍及一市五鄉，達到均衡的效果，且他選用的地景中，有些後來成為重要的觀光景點，足可證明其慧眼。另外從澎湖小八景系列詩作，可看出陳錫如的才華與巧思，這八首詩皆為藏頭詩，每一句的第一個字合起來就是該詩的題目，既要顧及景點的特殊性，又要兼顧平仄和意義，需有足夠的才華與巧思才辦得到，這是值得誇讚的地方。

#### 四、陳錫如的澎湖地景書寫—非八景系列地景詩

除了與八景有關的詩作外，陳錫如尚有幾首地景詩，例如〈擬修登瀛樓—內祀魁星〉，詩曰：

昔年學士登瀛去，此際空餘舊畫樓。目覩全臺遭變劫，心懷傑閣擬重修。  
鰲頭獨佔無雙品，鳳手高標第一籌。他日議成新補綴，觀瞻壯麗足千秋。<sup>46</sup>

這是一首七言律詩，〈擬修登瀛樓〉為 1911 年澎湖吟社成立後的首期月課題目之一，換句話說這是一首擊鉢詩。首聯化用崔顥〈黃鶴樓〉名詩句「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此詩目的不在描述登瀛樓風光，而是倡議重修登瀛樓，但因其明確指出地景，因此也可歸入地景詩範疇，登瀛樓位於今馬公市西文里孔廟內，孔廟就是之前的文石書院，日治時期才更名為孔子廟，至於登瀛

<sup>46</sup> 陳錫如：《留鴻軒詩文集》（臺北縣：龍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09 年 3 月），頁 197-198。



樓，本名魁星樓，清同治 12 年（1873 年）易名登瀛樓，是現今孔廟建築物中，唯一存原貌者。<sup>47</sup>陳錫如寫這首詩時，登瀛樓已破舊，讓身為傳統知識分子的陳錫如非常感慨，因此倡議整修。

文石書院園區對傳統知識分子而言具重要的文化象徵意義，所以在日治時期陳錫如等人籌組詩社時，便選定在文石書院集會，對此陳錫如有詩〈文石書院雅集〉2 首記錄其事：

漢學消沉已有年，今朝唱詠亦奇緣。吟壇高築明倫地，重見文風鎮海邊。

又：

文章高閣東多年，且喜今朝重結緣。舊是胡公興學地，同聲唱和樂無邊。<sup>48</sup>

〈文石書院雅集〉也是 1911 年澎瀛吟社成立後的首期月課題目之一，這兩首詩應是當時所作，詩中「明倫地」和「胡公興學地」，點出題目中的文石書院，詩中「漢學消沉已有年」和「文章高閣東多年」是指改隸之後漢學中落之情形。這兩首詩提及文石書院這個地景，重點在說明詩友唱和這件事，背後的意義在於表達重振漢學的快樂。

西瀛吟社成立後，澎湖的古典詩人多了互相切磋的機會，聚會之處常選擇在文石書院，在此開擊鉢吟會，因此後來陳錫如有了〈秋日登瀛樓晚眺〉這首詩：

相將聯袂上奎樓，遙望長天一色秋。最愛夕陽斜更好，山光返照水光浮。<sup>49</sup>

<sup>47</sup> 施添福總編纂：《臺灣地名辭書卷六澎湖縣》（南投：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2 年 6 月），頁 94。

<sup>48</sup> 陳錫如：《留鴻軒詩文集》（臺北縣：龍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09 年 3 月），頁 229。

<sup>49</sup> 陳錫如：《留鴻軒詩文集》（臺北縣：龍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09 年 3 月），頁 239。



「相將聯袂」一詞說明是詩友們一起登上奎樓，奎樓就是登瀛樓，在政府尚未進行海埔新生地填土計畫之前，登瀛樓是瀕臨海洋的，視野良好，沒有建物阻隔，夕陽斜照之下，因此有「山光返照水光浮」的形容，的確是風光明媚的地景。

前文討論的多為自然場景和古蹟，對於新式建物，陳錫如也曾歌詠過，例如〈吉貝燈樓〉：

吉貝偏西一嶼浮，也同外塹建燈樓。巍峩氣象冲雲漢，閃爍光芒射斗牛。  
焰火空騰臨水面，征帆夜渡認山頭。自從締造成功後，海上無虞已十秋。<sup>50</sup>

此詩應當寫於 1911 年，因為澎湖吟社 7 月第 2 期月課的題目就是〈吉貝燈樓〉。雖然題目叫吉貝燈樓，但從其詩句內容和其相關位置來看，陳錫如應該是指目斗嶼燈塔，目斗嶼燈塔始建於明治 32 年（1899 年），至明治 35 年（1902 年）6 月完工。燈高 49 公尺，塔高 39.9 公尺，為台灣塔身最高的燈塔，而且是遠東最高的銑鐵製的燈塔。由於該島附近有本縣沿海最險惡的海底地形，海潮湍急，沉船事件從未間斷，因此日本人特在此設立燈塔<sup>51</sup>，燈塔設立後，效果顯著，減少許多船難發生，這是陳錫如歌詠這座燈塔的原因。目斗嶼燈塔從設立至今已經超過 110 年，依然矗立於澎湖北海中，曾於民國 90 年澎湖縣歷史建築票選中被選為澎湖縣歷史建築十景之一，的確是個具代表性的地景。

地景書寫最好是能夠明確指出哪個地景，至於某些雖從題目看不出來，卻可以從內容判斷所指為何地景的書寫，也可以納入地景書寫來討論，陳錫如的作品中，有兩首描寫「公園」的作品，雖然沒有明確說是哪個公園，但就其詩

<sup>50</sup> 陳錫如：《留鴻軒詩文集》（臺北縣：龍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09 年 3 月），頁 198。

<sup>51</sup> 施添福總編纂：《臺灣地名辭書卷六澎湖縣》（南投：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2 年 6 月），頁 319-320。



句所言和歷史考證，發現他所說的公園，是有明確對象的，此二首詩如下：

〈公園曉望〉

太守橫山遺跡存，登臨四顧遍村村。曉烟初起萬家灶，朝霧尚迷巨港門。  
草衍池邊猶帶潤，露滋碑上以迎暄。天然圖畫眼前挂，絕好風光難盡言。<sup>52</sup>

〈春日遊公園〉

閒來遣興步城東，花木池亭壺望中。別有櫻桃開爛熳，夕陽斜照滿園紅。<sup>53</sup>

從〈公園曉望〉的第一句詩「太守橫山遺跡存」，還有〈春日遊公園〉的第一句「閒來遣興步城東」大概就可判別出陳錫如描寫的應該是指松島紀念公園，松島紀念公園又稱澎湖公園、澎湖島公園、媽宮公園<sup>54</sup>，為橫山虎次廳長任內於1910年規劃設計，1911年建築完畢開放，是紀念日本攻台之松島艦而得名，為澎湖第一座公園，此一公園原位於過去的建國市場一帶（現馬公加油站對面停車場），東抵民福路、南至仁愛路、西鄰民權路、北界中興路，面積約三公頃，不過現在這個地景已經完全消失了。公園對現代都市居民來說是很普遍的空間，可是對當時的人來說是很具新鮮感的，對此，陳柚鈞說：「臺灣於日治時期之前，並無『公園』的詞彙與概念存在。……日本在明治維新的潮流中，於1873年正式由太政官內閣公告公園設置辦法、界定近代公園制度，日本政府底下『公園』一詞的內涵便就此確立。」<sup>55</sup>陳錫如這兩首詩之所以只標示「公園」，而不說是哪個公園，可能原因是當年只有這個公園，「公園」二字成為該地景的專屬名稱，故不須提公園名字。這雖然是個消失的地景，但透過陳錫如的詩作，可

<sup>52</sup> 陳錫如：《留鴻軒詩文集》（臺北縣：龍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3月），頁198。

<sup>53</sup> 陳錫如：《留鴻軒詩文集》（臺北縣：龍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3月），頁229。

<sup>54</sup> 日治時期有報導指出：「媽宮公園，各樹木及花卉等，日漸繁盛。每於日夕之時，遊人玩賞，裙履翩翩；而於星期日尤紛至沓來，月明之夜，更為興高采烈。」見《臺灣日日新報》第4794號〈公園種桃〉一文，1913年10月11日。

<sup>55</sup> 陳柚鈞：〈陳錫如及其作品研究〉，靜宜大學台灣文學系碩士論文，2012年7月，頁111。



讓後人了解此公園當時的概況，留下歷史見證。

## 五、地景、地方與地方感—陳錫如的記憶、想像與認同

陳錫如的生存年代從清領跨越到日治，對舊學出身的知識分子而言，改隸這件事鐵定對其有深深的影響，首先是前程問題，陳錫如為清時期的監生，本可繼續參與科舉考試，沒想到求取更高功名的機會，卻隨著政權轉移而產生變化，對不想移居回中國或寄籍的知識分子而言，等於喪失應考的機會。再來，陳錫如頗有民族意識，即使身處日本統治下的土地，仍然心懷祖國的發展，1913年中國「二次革命」討袁事件發生時，陳錫如以近知命之年赴上海欲參與戰事，結果被北軍逮捕拘禁於上海製造局，好在他具有日本國民身分，日本函電交涉，才得以被釋放。<sup>56</sup>陳錫如投效革命運動不成，只好悻悻然回澎湖，此行的經驗或許讓他認清「身分」事實，此後他雖然還有前往廈門開設中藥行、做生意<sup>57</sup>，但已不再參與中國政治事務，此後即在高雄、澎湖兩地教書，專心於文化傳承工作。從陳錫如的生平事蹟來看，他拒絕日本人授予澎湖廳參事一職，堅持前往中國參戰，為了施展抱負不顧危險，顯然民族意識決定了他的行為，除了民族意識外，「共和」<sup>58</sup>思想也是影響他有此行的原因，二次革命就某方面來說是屬於中國人的內戰，非關民族，陳錫如之所以站在討袁這個陣營，原因是不滿袁世凱獨裁專權<sup>59</sup>，由此可知他雖是受舊學出身，但卻頗有共和思想。

---

<sup>56</sup> 參見陳錫如〈迷信月華說〉，《留鴻軒詩文集》（臺北縣：龍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3月），頁141。

<sup>57</sup> 陳錫如在〈迷信月華說〉一文提及他在廈門做生意失敗，居處又遭暴風雨所毀壞。

<sup>58</sup> 所謂共和，是指把家天下思想的國家體質打破，認為國家是屬於全國民眾的。

<sup>59</sup> 陳錫如在〈別家復赴蘇從軍〉一詩中說：「忽接故人書，鄂軍倡大義，革命已成功，洪憲違眾議，滇黔起義師，蘇贛應響遂。…」可見他認為袁世凱「違眾議」，因此他才響應討袁。參見《留鴻軒詩文集》（臺北縣：龍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3月），頁186。



中國之行，或許讓陳錫如體會到類似吳濁流「亞細亞孤兒」的處境，或許實際見證文獻上「祖國」地景，反興起「月是故鄉明」情懷，從其晚年在高雄任教，卻一再思鄉的情形來看，筆者認為陳錫如的鄉土情懷是頗為明顯的。陳錫如大部分澎湖地景詩寫於 1911 年，這一年正是他們創立澎湖吟社的時候，很多詩是因擊鉢的課題而寫，例如〈文石書院雅集〉、〈擬修登瀛樓〉、〈吉貝燈樓〉、〈奎壁山晚眺〉、〈紅毛城懷古〉等，即使並非主動創作，但這樣的題目還是有助於創作者將焦點從虛幻的景點回歸現實地景，對「喚起」鄉土心有幫助，陳錫如在創作的過程中，這些地景早已非「客觀空間」而是內化為「主觀空間」<sup>60</sup>，因此這些地景成了陳錫如的「地方」，而不是無意義的空間。提姆·克利斯威爾 (Tim Cresswell) 在《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一書中對「地方」的定義是「有意義的區位 (a meaningful location)」。<sup>61</sup> 空間是指地表上一個特殊的地點，一個客觀的存在，當人們對一個空間有了感情、記憶與特殊的意義後，「空間」就會變成他們心目中的「地方」。著名的華裔地理學者段義孚說：「地方是愛的記憶的所在，也是鼓舞現在的光輝所在。地方是永久性的，所以使人安心，因為人在其中可以看見自己的弱點，也看到機會和各處的改變。」<sup>62</sup> 由此可知地方對人們來說是有意義的，蔡文川也說：

從地方找到「身分」的趨勢可說是愈來愈明顯，因為人並不住在抽象的空

<sup>60</sup> 地理學家蔡文川說：「大部分人口普查、地政資料、都市規劃師與地理學家腦子裡想的都是『客觀空間』，也是紙上、抽象的空間。他們以第三者的角度來看地球上『區域』的情況，所以也叫『技術』分析的結果。」「你從外地回到家鄉，或在地圖上看見家鄉名字時所感受到的那一種自我定位，即是『主觀空間』。」參見蔡文川：《地方感—環境空間的經驗、記憶與想像》（高雄：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7月），頁3。

<sup>61</sup> Tim Cresswell 著；徐苔玲、王志弘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臺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12月），頁14。

<sup>62</sup> 段義孚著；潘桂成譯：《經驗透視中的空間和地方》（臺北：國立編譯館，1998年3月），頁148。



間裡，而是生存於「活的世界」中：我們活在一個充滿意義的世界，我們生存在地方，並且也被許多地方包圍。<sup>63</sup>

當一個人將某空間視為地方後，「地方感」也跟著產生，對於「地方感」最簡單的定義，可以說是對一個空間的感情及記憶。<sup>64</sup>而當人有了地方感，就會有歸屬感，為何如此？蔡文川進一步說：

人就怕無根，而之所以那麼渴求地方感並不是出於生物性或美學的需求，是因為「根」是人類心靈最深、最基本對認同感的需求。<sup>65</sup>

不管是主動還是被動，陳錫如在觀賞和寫作的當下，已經對澎湖的這些地景產生認同，也有了歸屬感，因此即使他來到異鄉旅行或工作，這些家鄉地景永遠在他內心佔有一個特殊的位置而不會抹滅，即使這些地景跟外地景色相比其實是遜色的也無損其價值，段義孚說：

許多地方對某些特定的個人或團體具有深度的重要性而卻沒有視覺上的突出感。俗語稱為心知肚明，而不是透過眼睛和思想去識別的，文藝著作的功能就可使親切的經驗獲得可見度。地方也有這種功能……文藝作品能把經驗上可被忽視的地方獲得關注。<sup>66</sup>

往往我們對一個地景的喜好或想念，不一定是因為這個地景帶給我們強烈的視覺震撼或美感，而是這個地景對我們而言是個有意義的地方。對陳錫如來說，澎湖與外地景色相比，未必是最美麗的，但卻會是他最自在、最想念的地方，

---

<sup>63</sup> 蔡文川：《地方感—環境空間的經驗、記憶與想像》（高雄：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7月），頁41。

<sup>64</sup> 蔡文川：《地方感—環境空間的經驗、記憶與想像》（高雄：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7月），頁21。

<sup>65</sup> 蔡文川：《地方感—環境空間的經驗、記憶與想像》（高雄：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7月），頁35-36。

<sup>66</sup> 段義孚著；潘桂成譯：《經驗透視中的空間和地方》（臺北：國立編譯館，1998年3月），頁155-156。



例如〈春日遊公園〉一詩，此公園是他寫的地景詩中最接近陳錫如住處的地景，讀這首詩可感受他閒適、放鬆的一面，這裡有他生活的經驗，有他熟悉的環境，當然也會是他到外地時會思念的地方，而這人為建造的公園未必比其他景點還美，但我相信，若陳錫如活到戰後，看到這公園被毀壞，蓋起商場和房子，應該會覺得難過和不捨，因為這個地方對他有意義。地景是很容易隨著歲月變遷而改變或消失的，但卻有可能透過書寫而使其不朽，地景書寫使這些地景增加可見度，文藝創作會賦予這些地景特殊的光環，使其成為有意義的地方，這就是文學地景之所以重要的原因。

段義孚說：「鄉土有它的地標，它可能是可見度和公眾特徵很高的景觀，例如紀念碑，聖地、神聖化的戰場和墳地。這些可見的符號或標記提高人們的認同感，也鼓舞了對地方的警覺和忠貞。」<sup>67</sup>可見度高的地景容易讓在地人擁有光榮感，的確容易使人們提升對該地的認同感，以筆者為例，小時候從來不會覺得我所居住的烏坎是個美麗而令我驕傲的地方，頻繁的飛機起降帶來的噪音，甚至使我覺得厭惡，直到離開家鄉長期住在外地，我開始懷念起這個我生活了十幾年的地方，每次返鄉，我總喜歡在村子裡四處走走，到海邊看看，企圖尋回過往的記憶，此時的我對家鄉的感覺是懷念卻沒有光榮感。後來讀到陳錫如〈烏坎潮聲〉一詩，非常訝異這個我習以為常的地景，竟然名列詩人所認定的「八景」之一，再從相關文獻中知道，過去的烏坎曾經是個風景秀麗的勝地，使我終於有了光榮感，也加深我對烏坎的認同。由此可知，地景書寫不僅提高了地景的價值，也有助於塑造地方感，凝聚居民對地方的認同。

---

<sup>67</sup> 段義孚著；潘桂成譯：《經驗透視中的空間和地方》（臺北：國立編譯館，1998年3月），頁152。



## 六、結語

陳錫如是日治時期重要的詩人、漢學家和教育家，對澎湖文學的發展有不小的貢獻，他的《留鴻軒詩文集》幸運的保存下來，使我們可以一睹陳錫如的文學與思想。他的地景詩雖然為數不多，但頗有可觀之處，尤其他的澎湖地景詩，為日治時期的澎湖地景留下歷史見證，他所描述的地景中，有些景點已經消失，有些景點則失去了光芒，但至少我們還可透過他的作品遙想當年；有些景點則是他慧眼獨具的推薦，至今已然成為重要的觀光勝地，無論如何，他的地景詩雖然所佔比例不高，卻為家鄉留下貢獻。

就文化地理學的角度觀之，地景書寫使這些地景增加可見度，文藝創作賦予了這些地景特殊的光環，使其成為有意義的地方，不只作者本人藉以提升地方感，強化對地方的認同，也凝聚該地區人民的鄉土情懷，增加對地方的歸屬感，這是愛鄉的具體表現。至於陳錫如從民族意識的「故國心」出發，走到地方認同的「鄉土情」這條路，似乎是不少日治時期有過中國經驗的知識分子的共同奇特轉折，關於這一點，箇中原因就留待其他學者再行討論。

